

何應欽傳奇(一)

(本文插圖刊第10頁)

●王成聖(前國防研究院講座，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中央大學兼任教授)

參加革命棉湖却敵

何應欽，字敬之，一八九〇年四月二日(清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十三日)生於貴州省興義縣。父親何明倫，務農商，家道小康，節儉樸實，樂善好施。生子五人：應楨、應祿、應欽、應瑞(輯五)、應炳(縱炎)，何應欽行三，於一九〇一年，十二歲受到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國勢岌岌的刺激，入貴州陸軍小學習軍事，畢業升入武昌陸軍中學。一九〇八年赴日本，初入振武學校，次年，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廿二期習步科，參加同盟會，戮力革命救國事業。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何應欽聞訊返國，追隨陳其美，曾任營長。二次革命失敗，再返日本完成學業。民國五年，學成歸國。應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的約請，返回貴州，作育英才，參加靖國護法之役，次年，出任黔軍第五團團長，率部出黔，討伐北洋所派遣的四川蔡辦使吳光新，大破吳軍於重慶對岸黃角樞，牛刀小試，初顯將才。由於何應欽表現卓越，歷任要職，民國九年九月，升任靖國聯軍第五混成旅旅長兼貴陽警備司令。

民國十年，何應欽轉任黔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目睹軍閥混戰、風氣閉塞，乃仿照「少年意大利」的先例，發起組織「少年貴州會」，大招忌

妬，被迫辭去本兼各要職。而以黔軍代表名義，前往滇、粵兩省，擔任聯絡工作。不幸在昆明竟被歹徒行刺，肺部中彈。幸經一法國醫生急救，才保全生命，次年，赴滬療養。

民國十三年一月，何應欽赴廣州晉見國民黨孫中山總理，被任為大本營參謀處軍事參謀，適蔣中正校長籌辦黃埔軍校，特邀請他前往相助。六月，出任軍校少將總教官，十月，再兼任教練部主任、教導團團長。何應欽身兼數職，夙夜辛勤，以身率教，對軍校的學風紀律，貢獻至大，軍校政治部主任戴傳賢曾對他讚譽說：

「每日皆先諸生而作，後諸生而息。於教誨則盡其喻，於約束則盡其嚴，學風於焉以立，而國軍之模楷，於焉以正。」

民國十三年冬，陳炯明乘孫中山北上，陰謀襲取廣州。中央決先發制人，遂有第一次東征之役，何應欽率教導第一團參加蔣校長統率指揮的右路軍於民國十四年二月一日出發，擔任前鋒，連克淡水、平山、海豐、五華、興寧等處，銳不可當。而軍紀嚴明，頗獲民衆敬愛；莫不箪食壺漿，歡迎義師。

陳炯明以蔣中正校長的黃埔校軍已孤軍深入四百公里，銳氣正盛，乃命悍將林虎，糾集生力軍一萬餘人出兵河婆，擬經棉湖反擊黃埔校軍的

側後。

蔣校長據報後，親率軍校教導一、二兩團同師，迎戰來犯之敵，十三日上午九時，教導第一團在棉湖與敵軍遭遇，何應欽即作緊急部署，與敵軍展開生死大戰。乃以第三營為右路，當「上棚」來犯之敵；第一營為中路，當「和順」來犯之敵，第二營為左路，當「上北湖」來犯之敵，學兵連為預備隊。

當時，教導第一團祇有不到二千人；而敵軍有萬人，衆寡懸殊。敵軍以必得之心，進犯極為凶猛。激戰三小時，犧牲慘重，敵軍一度攻到距離何的指揮所僅僅二三百公尺之處。何應欽臨危鎮定，除命令所有兵員(包括勤務伙伕)都荷槍力戰外；自己也奔馳於正面與左翼督勵所部，拼死力戰，決不氣餒。正午後，粵軍第七旅趕來增援，才得穩住陣脚。

另一方面，教導第二團錢大鈞部，原係在第一團之南向鯉湖前進，中途聞聽棉湖方面砲聲，乃臨時改變前進路線，兼程支援第一團；而向敵軍西南後方直撲敵軍中堅「和順」司令部，使敵軍在前後受敵的態勢之下，頓時潰退，棉湖之役，乃以全勝結束。校軍繼續東進，底定東江。

此戰關係革命軍成敗極巨，如果何應欽稍涉張皇，不能堅持而為敵所乘，則校軍即告瓦解。

蔣校長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學錄序」中對此戰書感云：

「士兵之陣亡及因傷殘廢者，共計六百餘人。以第一期隨余出征五百之子弟，與教導團三千同志之軍，死傷幾達三分之一……嗚呼！吾校同志，前仆後繼，每於肉搏登城，碧血淋漓之時，毫無憚怖狀，浩然捐生，樂如還鄉，總理主義之所感也。」

奇襲永定底定福建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北伐，國民革命軍蔣中正總司令即決定粵東方面的方策，由第一軍軍長何應欽負責，統率步兵三個師（第三、十四師，廿四師的五十八團，及獨立第四師的兩個團）戍守潮、梅，對福建暫取守勢。一面密派人員入閩，與敵將周蔭人屬下的傾向革命軍份子連絡，勸導輸誠，探聽虛實。

十五年九、十月間，孫傳芳赴九江督師，其援贛主力部隊與國民革命軍激戰，損失慘重，情勢危急。乃一再急電福建周蔭人，迅即進攻粵東，以為牽制。進而長驅直入，擾亂革命軍後方。

九月下旬，周蔭人下令其駐閩、粵邊境的張毅（第一師，約萬人）、劉俊（第十二師廿四旅，五千人）、李寶珩（特種支隊，千人）、孫雲峯（第三旅，約千人）、李鳳翔（第二師，五千五百人），共約三萬人，分向粵境饒平、大埔、峯市、蕉嶺前進，周蔭人本人也由龍巖進駐永定督師。兵力約為何軍三倍，來勢極為凶猛。

何應欽原奉令嚴密防守，不可急取攻勢。但

他以為防廣兵單，勢難處處設防，稍一不慎，易被突破，而且也難以持久。惟有乘敵初來，行果敢的襲擊。於是他上電蔣總司令，准他向閩省進攻；他此一「非斷然進攻，無以制敵」的意見，獲得北伐軍蔣中正總司令批准，他即積極部署攻勢。十月四日後，何應欽根據敵情判斷，得知敵軍主力已到峯市，正向松口前進，另有一力部隊則在雲霄、平和。隨周蔭人在永定的，祇有衛隊兩個團。何應欽以松口雖為正面據點，必爭之地；但兩面均有大河阻隔，船隻已予悉數控制，敵軍一時無法強渡。於是他立下決心，以一部兵力，防守松口；另以第三、十四兩師的主力，迅速結集於松口以東的大埔北方，向北奇襲永定，然後再回師，與松口防師，夾擊進攻松口的敵軍。

十月九日，攻擊開始，十日第三師的第八團徐庭瑤團打前鋒，完全出敵意表，迅速佔領永定城外的制高點，向城內開砲，敵軍驚惶失措。第三師的第七團涂思宗部也推進到老虎寨附近，與由峯市回竄的敵軍一個團激戰。

松口方面，敵軍正與第三師的第九團衛立煌部隔河對峙中，情勢也相當緊張。萬一第九團失敗，敵軍回頭夾擊何應欽進攻永定之師，前途不堪設想。

何應欽於此，仍堅定他奇襲致勝的決心，一面下令第九團堅守，一面親率預備隊（第四十一團附砲兵一連，工兵一排），由左弼北進，增援第七團，展開猛攻。敵軍頑強抵抗，激戰到下午五時，始告不支，紛紛放火潰逃，城內之敵，也高舉降旗，開城繳械。周蔭人則先於下午四時，

率衛隊十餘人，越城逃逸。

永定克復後，除留一部兵力就地警戒外，何應欽乃依既定計劃，於十月十一日率部南下，經峯市迂迴敵軍後方，向松口攻擊，次日，原在河南與敵軍對峙的第九團，也開始渡河，夾擊敵軍。雖然敵軍劉俊部，為周蔭人的基本部隊，兩面受敵，仍頑強抵抗，戰事相當激烈。何應欽親往上舍，再下令到達中舍的第八團，明晨加入戰鬥。

十三日，何軍大舉猛攻，對敵形成三面包圍，激戰到下午二時，敵軍不支，一部約千人由劉俊率領向隆文圩潰逃，一部繳械就俘，何應欽於十三日下午五時，進駐松口，共俘虜團長以下官佐五十餘人，士兵四千餘，槍四千餘枝，砲十餘門。大獲全勝。

永定、松口之役，一戰成功，強敵喪膽。他乃一股作氣，率軍直指福州，迄十二月二日，連克漳州、長汀、同安、泉州，再克福州。周蔭人逃往浙東，所部紛紛向革命軍輸誠，福建遂告底定。

何應欽以少勝多，迅速平定福建的事實，除了革命軍的新銳朝氣和犧牲奮鬥的精神外；他卓越的戰術指揮和過人的膽識擔當，關係極大。迅速完成了人人以為不可能辦到的事。當時曾有某雜誌評論說：

「何應欽以松口一戰而平定福建全省，實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史上之奇蹟」、「福建全省平定之易，有非局外人意想所能及者。」

民國十六年一月，蔣總司令在南昌策劃進軍東南，肅清長江下游，決定攻略杭州、上海，會

師南京。當以何應欽爲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爲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統率六個縱隊，分由閩北、贛東攻入浙江，直搗杭、滬。

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克復杭州後，何應欽與白崇禧在杭州會面，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如何進攻上海。當決議分兵兩路，一路由何應欽率領第三、十四兩師，以及十四軍的兩師、十七軍的兩師及十九軍的一部，共約七個師，繞長興、宜興、出常州、蘇州、崑山，切斷京滬鐵路，斷絕上海外援，並繼續向南京進出。一路由白崇禧率第一、二、廿一師及廿六軍共約五個師，沿滬杭鐵路進攻上海。三月廿二日，革命軍克復上海。何應欽則自鎮江依京滬鐵路西上，與由程潛統率的江右軍會攻南京，於三月廿三日克復該城。廿五日，何振旅進駐南京。

龍潭之戰中流砥柱

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蔣總司令辭職離京，軍事由軍委會的三個委員：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負責。

當時，何應欽兼第一路軍總指揮，轄第一、十八、十四、十七、廿六、十、卅一等七個軍（白崇禧兼第二路軍，轄五個軍，李宗仁兼第三路軍，轄四個軍），擔任烏龍山（不含）以東長江下游一帶的防務。第二路軍部署在皖省，應付皖北的敵人。第三路擔任東西梁山以東長江中段的防務，位置於南京附近。

八月廿五日，孫傳芳以五萬之衆渡江反攻南京，拆毀滬寧鐵路，佔領烏龍山、青龍山、黃龍

山、以及南京城郊的堯化門外、龍潭車站、水泥廠等地。何應欽在南京，以軍情緊急，乃與李宗仁協力指揮大軍，並親赴前線，奮勇作戰。所乘座的鐵甲車，曾被砲彈擊中，幸未爆炸。正在上海籌款的白崇禧於返京中途，得此訊息，迅即以軍委會委員身份，下令在滬、杭一帶，屬於第一路的勁旅，沿鐵路西上，夾攻敵軍。經過一番血戰，於八月卅一日，獲得決定性勝利。由京滬線西進的第一軍攻佔孫傳芳指揮所要地水泥廠，與何應欽會師。第七軍的夏威，也勇克敵軍主要據點黃龍山。孫傳芳逃往江北。於是繼續肅清殘敵，龍潭之役，遂告結束。孫傳芳的五萬大軍，殆已全軍覆沒。此役，革命軍並無統帥，也沒有整個作戰計劃。全憑何應欽沉着鎮定，親赴前線，激勵士氣，白崇禧的善處激變，迅赴事機，乃得獲此全勝，奠定革命軍的不敗基礎。

當時，中央有兩個問題必須立即解決：一是由武漢向南京進逼的唐生智軍，正佔據安慶、蕪湖一帶（龍潭之役，唐生智隔岸觀火）；一是乘勝過江追擊孫傳芳軍，再度北伐，克復徐州。當決定：繼續北伐，由何應欽負責。西征唐生智，由李宗仁、程潛負責（當時，原已投向武漢的程潛第六軍，以及取觀望的朱培德第三軍，都已向南京的中央政府效忠）。

十一月六日，何應欽下令所屬大軍沿津浦鐵路、運河線開始攻擊，十六日克復蚌埠，肅清淮南（程潛、李宗仁西征之師，也獲勝利，唐生智於十一日通電下野）。

十二月初，孫傳芳得到張宗昌的援助，全力

固守徐州，先擊破馮玉祥沿隴海路東進的攻擊，復乘勢向津浦線反攻。何應欽立即北上，親自指揮第一路軍分途向徐州攻擊，擊破張宗昌的魯軍一再支援，於十六日午刻克復徐州。

自蔣總司令於八月辭職下野，四個月來，戰爭激烈，中央處境艱危。由於何應欽的誠篤英銳，維繫了以黃埔學生爲中心的第一軍，從而影響其他部隊，取得龍潭、西征、徐州的勝利，形成有利的新形勢。砥柱中流，關係極巨。

十二月廿日，他再率津浦線前敵各將領通電，對當時時局，提出積極性的五項主張：

1. 召開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確立黨的領導權。
2. 革命軍全體參加北伐。
3. 擁護蔣總司令復職。
4. 造成廉能政府。
5. 撲滅共產黨。

他的這一通電，獲得各方響應。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日，蔣總司令到南京宣告恢復職務。二月十三日，第一路軍建制取消，部隊編入新成立的第一集團軍，由蔣中正自兼總司令，下設三個縱隊指揮。調何應欽爲北伐軍全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他於二月廿二日赴京欣然就職。這是何應欽承擔扶危濟傾的責任，戮力撥亂反正的第一次。如果他稍具擁兵自重的私心，則蔣總司令能否順利復出，勢必受到影響；而國民革命的歷史，也將要改寫了。

中原大戰智勇妙應

北伐完成，中央於民國十七年八月十四日通過決議，一方面裁兵，一方面促進軍政軍令的統一，逐漸實行徵兵制度，統一軍官教育，並發展海軍，建設空軍。任何應欽為訓練總監部總監。

十七年十二月，為籌辦國軍的編遣，他再出任國軍編遣委員會籌備會主任。十八年一月五日在南京舉行第一次編遣大會，制訂若干原則。

但，各地擁兵將領，對此編遣的必要性，並無深切體認，而扭於擁兵自重的積習，以為中央是藉口「削藩」，由於是暗中反對到武力稱叛。自民國十八年二月廿一日武漢的李宗仁部進兵湖南，逐走省政府主席魯滌平開始，到民國十九年五月爆發的中原大戰。變亂相繼發生，規模越來越大。

何應欽效忠中央，輔弼蔣總司令，事先奔走各地，盡量溝通意見，希望消弭兵禍。等到戰事既起，他即赴前敵指揮。歷任蔣總司令武漢、開封、廣州、鄭州行營主任，南北奔馳，不恤寧處，却能克敵致勝，不負重寄。尤以民國十九年五月中原大戰的坐鎮武漢，智勇退敵，解除蔣總司令後顧之憂，最足稱道。當時，中原前線戰事非常激烈，也非常艱危。蔣總司令親去隨海路指揮，以柳河車站的火車列車為行轅。而廣西的李宗仁、廣東張發奎的聯軍，却侵入湘南，經衡陽直指長沙，來勢凶猛，有北上武漢，襲擾中央軍後路，與馮玉祥、閻錫山叛軍相呼應的企圖。何應欽處此劣境，武漢部隊不多，也不是精銳之師，無法與李宗仁、張發奎的聯軍勁旅力拼。從其他地方臨時抽調雄師，也有困難，尤其時間上趕不及，必須設法爭取一段時間。於是他力奮機智，

先令守備長沙的何鍵部，撤向湘西集結，不准退入鄂境；等到聯軍進入長沙後，再由湘西回攻長沙。使聯軍莫測高深，不敢放膽深入湖北。

另立即向廣東方面調兵（當時自中原方面，實難抽調有力部隊），下令蔣光鼐、蔡廷鍇部急速由廣東向衡陽進攻，抄聯軍的後路。另一部隊則由廣州灣船運上海轉運武漢，增強守備力量。

聯軍進到長沙，受到何鍵部的側面威脅，觀望了一段時期。等到何應欽部署完備，發動攻勢。聯軍已經失去戰機，由主動變成被動，又怕通往廣西的後路被切斷。祇好被迫撤回廣西。張發奎也因之下野出國，暫時退出軍旅。

中原大戰勝利結束。蔣委員長部署清剿盤據贛、閩南部的共軍。於民國廿二年二月，任命何應欽為南昌行營主任，統一指揮各軍。六月，蔣委員長親蒞南昌，指揮剿共軍事。何應欽則同南京坐鎮（何當時為軍政部長）。

「九一八」事件，日軍強佔我東北後，繼續向華北侵略。民國廿二年二月，日軍侵入熱河，守將湯玉麟不戰逃去；接着又進攻長城各口，威脅平津。三月，蔣委員長親自北上保定，部署抗日戰事。一面調集宋哲元、商震、徐庭瑤、黃杰、關麟徵、蕭之楚等勁旅北上，增強原有的東北軍陣容。同時，也覺得這是一個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軍事行動，必須有一位威望輻略俱備的大將，統率指揮為數約卅五萬人的大軍（含中央、東北，以及各地方部隊），才能收到協和互助的功効，不致貽誤事機。當然，蔣委員長自己不可能長久留在北方，親自指揮。於是，他下令何應欽

接替向他辭職的張學良；以何任軍政部長兼任軍委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肩負此一艱巨任務。

坐鎮華北堅忍負重

日軍不斷向長城各口猛攻，並向灤東方面緊逼。何應欽指揮大軍分頭迎戰。國軍以輕裝備的武器火力，與日軍重砲、飛機、坦克相抗，非常艱苦；但精神戰力旺盛，其間宋哲元、關麟徵、黃杰等部，曾經在喜峯口、古北口、南天門等地，重創日軍，獲得局部勝利。遲滯日軍行動達兩個月之久。但自灤東到長城各口，戰線太長，終於被日軍突入長城之內。

當長城各口戰事激烈時，日軍由板垣征四郎負責，曾設計一套內應外合的詭計，利用留居在平津一帶的北洋殘餘軍閥，失意軍人，以准許他們建立「華北國」為釣餌，慫恿他們聯絡舊部，在平津一帶，以暴動方式，發動武裝政變。同時，並暗殺何應欽，使華北失去軍政重心。當時，他們以一千萬元的活動資本，以張敬堯為挾持利用的對象，已聯絡有十萬之衆，準備擇日起事。

此一陰謀，被何應欽知道，暗殺他的人，也向他自首。他以前方強兵壓境，後方空虛，不能變生肘腋。於是急找戴笠派在華北的特派員鄭介民商量對策。根據鄭的建議，由鄭負責，派人誅殺張敬堯於「六國飯店」，以正國法。擒賊擒王，一場可能發生的激變動亂，因以瓦解煙消。

日軍雖然已經突入長城之內，沿平榆國道直指白河。但由於張敬堯被誅，內應計劃落空。加以國軍節節抵抗，奮勇不屈，以及其本身戰線太

長，戰區擴大，兵力不敷分配，補給運輸也多不便。祇好自動經英使藍博斡旋，請求休戰。

當時，中央爲應付華北的危局，另派黃郛北上主持政務，專門與日軍折衝，另外尚有張羣、蔣伯誠等人，也在北平協同策劃，何應欽乃與他們密商，爲了秉承中央決策，保全華北，爭取一段休養生息的時間。決心不計毀譽，負擔局部停戰的責任。派總參議熊斌爲代表去塘沽，與日本最高代表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舉行停戰會議；於民國廿二年五月卅一日簽訂「塘沽協定」。

事後，他電呈蔣委員長，陳述此次交涉訂約的苦衷：

「熱權利害輕重，與其放棄平、津，使傀儡得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復，何若協商停戰，保守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爲利多害少。」

將委員長在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廿四日記中對何應欽的勇毅，相當感動，日記有云：

「……前途交涉，艱難必多。惟敢毅然承當此任，其心苦矣，亦甚可嘉。故余覆電，仍由余負責，勿使其爲難。」

「塘沽協定」協議以延慶、昌平、順義、通州、香河、寶坻、蘆臺之線的以東以北，直至長城之線，爲非武裝地帶，中國不駐軍隊，由警察和保安隊維持治安；日軍也撤出長城之外，華北的軍事危機，才得解除。可是，此一爭取時間的苦心，却引起國內各方的反對，認爲太過遷就屈辱了。一時之間，何應欽與黃郛成爲衆矢之的，但他們爲了大局，並不稍加辯白，而着力先稍弭

內亂。當時，馮玉祥以「抗日」爲號召，企圖東山再起，聯合若干共黨份子，在察哈爾組織「民衆抗日同盟軍」，不聽政府約束，何應欽爲恐日軍再以此節外生枝，擾亂大局。乃一面調集軍隊，一面運用政治力量，對馮玉祥施加壓力。馮遂不得不於八月十四日將部隊交付宋哲元而赴泰安隱居養晦。但方振武、吉鴻昌等仍不聽命令，不受約束，竟於九月廿日越入長城，佔據懷柔縣。日軍即認爲違反「停戰協定」，揚言將採取軍事行動。而方振武、吉鴻昌又與遼東的石友三勾結，準備攻擾平津。何應欽爲整飭綱紀，先發制人，乃即派隊圍剿，於十月十六日獲得解決。

另東北軍自入關後，國仇家恨，加以國人對彼等喪失東北的不盡諒解；再經日人與共黨份子的多方煽動；以致心情不好。何應欽深深了解其中道理，每以高尚的品德和誠摯的言行，多所感諭，對一般同袍，也時加勸勉，用能穩固軍心，未生事端。可是，日軍得寸進尺，以其強大武力爲後盾，往往以我民衆抗日的活動熱潮爲藉口，動輒以不惜一戰的姿態，對何應欽一再提出種種無理的要求，均由他秉承中央忍辱負重的國策，妥爲應付。

民國廿四年，親日的白堅武等人，遭人暗殺，熱河的土匪又竄擾冀東的遵化、遷安一帶。日軍即以此爲藉口，向何提出質詢，並施恐嚇威脅。

六月九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日本駐華大使館副武官高橋，又謁見何應欽，提出六項要求：1. 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河北省政府遷往保定。2. 中央軍第二、廿五兩師，撤出

河北省境。3. 天津市長張廷譔、公安局長李俊襄即行更換。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北平軍分會政訓處長曾擴情，予以免職。4. 河北省市黨部停止活動。5. 暗殺人犯逮捕嚴辦。6. 取消排日書籍。希望立即實行，否則「日軍即自由行動」。

他根據中央指示，「在不妨害國家獨立的原則下，對河北省政府、黨部、軍隊可自行調整，如日軍仍欲軍事行動，則我軍爲了保國衛民，也不惜誓死力戰。」於十日答覆酒井、高橋。

十一日，高橋忽然代擬一項「中日雙方談話紀錄」（包括何應欽的答覆）的文件，要求何應欽簽字，經他嚴詞拒絕。廿八日，天津日本駐屯軍梅津美治郎及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發表正式聲明：「絕無擴大事態，干涉中國內政之意」。華北緊張局勢，才得暫告緩和，若干日本報紙，竟將此事交涉結果，造作「何梅協定」名詞，國人不察，也有隨聲附和的。但當時上海的「字林西報」曾著論駁斥日人濫造名詞，並請日人公佈「協定」內容，以昭信用。因爲本來沒有「協定」，也沒有「條文」，日人祇好啞口無言了。

華北暫告和緩，何應欽乃於六月十三日返京，報告處理經過。等到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爲委員長，負責與日軍折衝。何應欽才得息肩，回到南京任軍政部長。詩人朱玖瑩有詩讚譽何應欽的事功，其中有關他在華北坐鎮苦撐的詞句云：

「執謂東鄰發殺機，盈庭決策有然疑。義之所在無反顧，勝讀國宣六月詩。」

（未完待續）